

史海钩沉

我国家谱文化中的法治意蕴

余合 陈红阳

家谱,也称宗家谱书,是记载家族发展历史的文献资料。国家档案局、文化部、教育部《关于协助编好〈中国家谱综合目录〉的通知》指出:“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,蕴藏着大量人口学、社会学、民族学、民俗学、经济学、人物传记、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资料。”在丰富的家谱文献中,家法家规占了很大比重,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### 家风家训与行为准则

古代家谱中包含了很多管理族人日常行为、规范生产生活秩序、维护地方治安的规定。包括行为节制规定、乡邻和睦规定、婚姻关系规定、尊老敬老规定、守法纳税规定等。

如《晋商乔氏家谱》制定了“五不准”家规,即:“一不准吸鸦片、二不准纳妾、三不准赌博、四不准冶游、五不准酗酒。”《石城客家黄氏家谱》规定:“和睦乡里:夫乡里者,住居相近,田产相连,朝夕相见。有盗贼靠乡里救护,有贫乏靠乡里周济,所以乡里最要和睦。人能和睦,乡里即有盗贼也不怕,有荒歉也不怕,自然有人扶持,自然有人接应。”《唐氏家训》规定:“近亲不择偶,同宗不婚。”寿州《龙氏家训劝善十二条》第一条“孝父母”云:“凡我族人,宜念乾父坤母,生我劬劳。贫则获水承欢,富则皆甘备养。”《叶县任氏家训》规定:“租税乃国家重务,分毫必不能免”“朝廷设法以治天下,制度森严,凜然不可犯,犯之则身无所主”,告诫任氏后裔要务本守法,对国家法律持敬畏之心。

### 族规私刑及罚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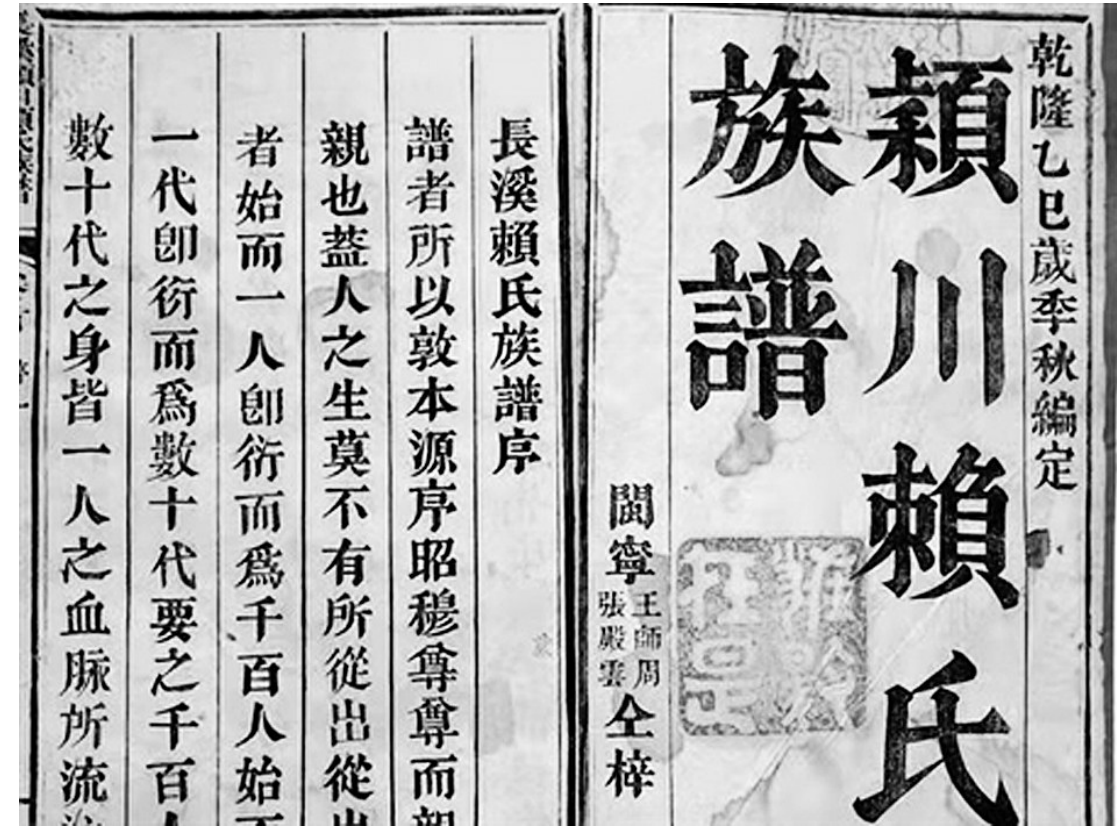
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,使以姓氏为中心的家族连绵发展,从而产生了维系这种关系的家法族规,最后发展到族内私刑与国家刑法互为补充。

私刑体系发展。秦至唐的家法族规主要以家训的形式出现,并风靡于权贵阶层、名门望族,但基本不具有强制性。唐以后,成文的家法族规得到初步发展,强制性不断增强,私刑进入家法族规,但并未形成风气。明清时期,由于统治者的推崇和提倡,制定家法族规蔚然成风,家族私刑具备了一定的体系。

私刑刑种。私刑分得较细,包括羞辱刑、财产刑、资格刑、身体刑甚至死刑。如《浦江郑氏义门规范》规定:“子孙以理财为务者,沉迷酒色,枉肆费用,以致亏陷,家长查实,击鼓声罪而榜于壁”,意即对不良族人张榜羞辱,以令其改正错误;《岭南洗氏祠规》规定:“倘恃地僻人强,窝藏大盗,致令官兵围捕,应将该房削其谱籍,永远不准入祠,期房底银两一概充公”;《东阳上岙王氏修谱条例》规定:“将妻妾作姊妹嫁人者,杖一百,妻妾杖八十”;《毗陵长沟朱氏祠规》规定:“至为强盗者,赃真事确,合族共同打死”,等等。

### 争端裁决与执行

古代家族采取“长老统治式”纠纷解决机制,族内因某



图为清代族谱样本

事产生纠纷,由族长依家法族规、道德伦理予以公正裁决。

处罚原则。一是累犯加重处罚。《宁乡熊氏祠规》规定:“恃强牵拼,逞凶斗殴、横骗私宰、赌博及一切动辄恃强统众等恶,责八十;犯至再者,满责(一百)。”《寿州龙氏家规》对“恃强生事、好持凶器者”规定:“初犯,责二十;再犯,加等;三犯及与外姓斗殴,凭户长送官处治。”二是依血缘亲疏、尊卑决定处罚轻重。《毗陵长沟朱氏祠规》规定:“致有以卑殴尊,先责三十板,然后究论事之是非。譬骂尊长责十板。”

控告提起。《永兴张氏合族禁条》规定:对“平(凭)空”侵占祖山或在坟茔旁挖坑挑塘的行为,可以“合族鸣究(控告)”。另外,对于将患有传染病的禽畜肉挑入村内贩卖的行为,依照规定,应“除夺取外,鸣官治治”。

审理。《余姚江南徐氏宗范》规定,族长“评论一族之事”。万历二十二年,黄氏宗族黄硕显老人有五个儿子,生前将其家产均分给了五个儿子。老人去世之后,过了几年,第五子去世,没有子嗣,于是将长房孙辈过继给五房。但当涉及继承财产时,五儿媳与其他四房发生争议,于是族长等掌权者根据族规商议,决定该立继只承继香火,不继承财产,财产予以其余四房均分。

执行。《宁乡熊氏祠规》规定:“劫杀、淫恶情重者,令本身父兄立字据,历数罪状,跪求族长,凭公捆送,解究处死。”《映雪堂孙氏家法补略》也规定:“游手好闲、不务正业、流入贼匪,或经族内捉获,与外姓捆拿交族,其房长鸣集族总、各房长等,公同议处。”

### 司法支持与最后决断

古代的家法族规与国家法律是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。国家法律的某些内容为宗族法的直接渊源。家法族

规在维护宗族自治的同时替国家催办钱粮;代行国家基层行政组织的某些职责,在宗族内实行准立法、准司法权,维持治安;通过伦理说教活动,满足宗族成员精神要求。因此,我国古代对家法族规基本上是支持的。

家族重要纠纷和争端提请司法决断。《锡山邹氏家乘凡例》规定:“凡祖宗坟木荫庇风水,如有子孙私自研法己用者,公同告于宗长,获实拿送有司治罪,以警将来。”由此说明,但凡需要严厉治罪的行为,仍然交由官府解决。风水林作为一种物权标的,具有经济、生态与社会价值,常因盗砍、侵占而引起讼端。宗族一般都禁止砍伐风水林,一旦盗伐必定引发诉讼。同治年间赣县曹思建父子因盗砍刘宗泰家后龙山树木,由此引发两姓持续三年的诉讼。其族谱记载:“次年五月间,曹思建父子兄弟狠心不改,又胆敢盗伐后龙树木,争夺后龙山祖业,以致结讼公庭。幸得高祖若崇公、佐臣公、斗詹公代祖竭力叠讼三年,累告累诉。”

司法是家族法治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发生在清代赣南地区“扶恨削嗣事”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。罗端晖、光佐倡修家谱想要章佐出钱三十千文主修,在遭到章佐拒绝后便扶恨报复,故意将章佐之子朝生剔除家谱。章佐询问,罗端晖等人的回答是,朝生为马氏与前夫所生,与本宗族无任何血缘关系,异姓不得入谱。章佐交涉无果。由于朝生名字未载入家谱,无法继承祖业,子孙也无法入谱。章佐便向衙门控告,经过县官审理,判令将家谱更正,将朝生名字载入家谱。家谱中记录的裁判文书写道:“罗端晖、光佐等并无实据,辄行削除嗣名,虽非讹诈,难免怀私。本应照习诬惩办,但乡邻涉讼,动多株连,易滋大狱,亦非睦族安民者之所尚,着当堂薄责具结,开释刘拔众,讯无包讼情事,亦着具结存案可也。”

(转自《人民法院报》,略有删改。作者单位: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)

请您推理

赎金去哪儿了

大富翁贝克的独子突然失踪了。这天,贝克收到一封勒索信,信上写着:“你的儿子在我们手里。如果你还想见到他,就把100万美元赎金装进手提包,明晚12点时,让你的管家一个人去万圣公园,在公园的雕像旁边挖一个坑,把包埋进去。这样你的儿子就可以回家了。记住!不准报警!”

贝克心急如焚,赶紧准备了100万美元的赎金,装在一个手提包里交给管家。不过他还是不放心,又去报了警。警方让他将计就计,把赎金送过去。而警方则在公园

里和雕像附近布控,争取将绑匪当场抓住。

夜深了,公园的角角落落、雕像的附近,都布满了或乔装打扮、或隐蔽于暗处的警察。

贝克的管家开着车来到公园。他按照绑匪的要求,提着那个手提包来到雕像旁边,挖了个坑,把包放进去埋好,然后就离开了。警察们则紧紧盯住雕像周围的一切动静。

可奇怪的是,整整一夜,都没有人去过神像附近取钱。而第二天中午,贝克的儿子却平安回家了。

警方不知道绑匪玩的什么花样,决定挖开埋钱的坑,

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坑挖开了,手提包好好地躺在坑底。可拉开包一看,所有人都傻眼了:100万美元不翼而飞!

所有警察当晚都牢牢监视着埋包的位置,也亲眼看到贝克的管家将手提包放了进去,那这笔赎金究竟去哪儿了呢?

各位读者,现在需要你们发挥智慧,破解这个难题了。

(答案在本期找)